

共同課教材

教育学参考資料

(上 冊)

吉林师范大学

教育学参考資料

(上 冊)

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 編

吉林师范大学

1960. 1. 長春

教育学参考資料

(上册)

吉林师范大学出版

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編

吉林师范大学出版部印刷厂印刷

(長春市新大林大街)

1960年1月 第1版

1—2,100册

說 明

一、教育學是培養又紅又專的新型人民教師的共同必修科目。在黨的領導下，我校從1950年起即開設了教育學課，且陸續地編寫了教學大綱，講義和參考資料，教學質量不斷提高，取得了一些經驗。

1958年黨明確地和系統地提出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的教育工作方針，大大促進了我國教育大革命和教育大發展，同時也給我國的教育學及其教學工作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和任務，提供了豐富的內容，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和整理。

二、必須大力改進教育學的教學，才能滿足新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一年來，在學校黨和行政的領導和關懷下，教育系為改進教育學的教學工作做了許多工作。

本學年除了給同學們印發新編的教學大綱外，還編了這本參考資料印發給同學們，（因為暫時編不出講義）。閱讀本資料可以使同學們更深入地掌握課本上所學的知識，開拓教育知識眼界，培養獨立閱讀、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興趣。

三、本資料主要是根據共同課教育學教學大綱的體系和內容重點編選的。每章新選材料，雖盡量照顧全面性和系統性，但因篇幅和共同課的特點所限，只能就每章的主要問題選載和摘錄一些有關的材料。如果同學們不滿足，可請求主講教師多為介紹。

第一章 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

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份，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摘自“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2版，第656—657页。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階級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階級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階級整个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說，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实际質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馬克思主义的；艺术——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強調到錯誤的程度，但也不贊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艺是从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来給予偉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来，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对于整个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沒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認識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們所說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对階級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須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来。

——摘自“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7—868頁。

教育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教育應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

現在讓我們從工人的身體狀況轉到精神狀況。既然資產階級所關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碼的生活，那我們也就不必奇怪它給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點點。而這一點實在並不怎麼多。英國的教育設施和人口數目比起來，少得很不相稱。工人階級可以進的不多的幾個日校，只有少數人才能夠進去，而且這些學校都是很壞的，教師都是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麼工作都不適合的人，他們只是為了生活才來當教師，大多數連自己也沒有具備最必要的基本知識，缺乏教師所應當具備的道德品質，並且一點也受不到公眾的監督。這裡也受着自由競爭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錢人在這上面占便宜，而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他們沒有相應的知識來做正確的選擇。沒有一個地方實行義務教育；在工廠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所謂義務教育也只是在名義上存在，當政府在1843年的議會會議上要想真正實施原來只是徒有其名的義務教育的時候，工業資產階級就傾全力來反對，儘管工人表示堅決贊成。此外，有大批的兒童整個星期都在工廠和家裡工作，因而不能上學。而為白天做工的人辦的夜校幾乎根本就沒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麼好處。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時之久，還要叫他們在晚上八點到十點去上學，這也未免太過分了。那些去上學的人多半在上課的時候就睡着了，“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中有几百個証據都証實了這一點。固然也開辦了主日學校^①，但是那裡教師極端缺乏，

① 或譯“星期日學校”。——編者

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次上课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中有成千的証据，委員會本身也坚决認為，無論是日校或主日学校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階級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資產階級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預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字。假若沒有各宗教教派的狂热，教育經費也許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狂热帶來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 *National Schools* [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話，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搶夺过来。結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異教教义的辯駁）成了最主要的課程，孩子們的腦子里塞滿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發展却被可耻地忽視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議會建立純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給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屆內閣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內閣大臣是資產階級的馴順的奴才，資產階級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們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話，讓工人受教育是危險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81—83頁。）

教 育 定 义

在我看来，教育是关于受教育者心理上所施行的一种确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统的感化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的心身上，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我觉得这样的措词（当然，这不是要别人绝对赞同的措词）在大体上是包括了我們所加在教育概念中的一切内容：如培养一定的世界观、道德和人类公共生活规范，养成一定的性格和意志、习惯和兴趣，发展一定体力上的本质等等。

教育是一种最困难的事业。优秀教育家们认为教育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他们所指的是学校教育，即当然具有相当限制的教育。但除此而外，还有生活的学校，那里经常不断地在教育群众，那里的教育者是生活本身，是国家，是党，而受教育的则是千百万在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方面各不相同的成年人。这样的事业也就更加复杂得多了。

教 育 的 本 质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必须揭发它们的特性，它们的专门特点，决不要停止在整个社会现象所固有的特点上面。

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对研究社会现象的一切科学，其中也包括教育学，都有特殊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根据这个指示，就必须解决这样的问题：教育是在那一方面为社会服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的那些特点是怎样的。

在教育学的文献中，教育常常被看作是对人的从生到死的全

部感化的总合，有組織的和无組織的，有計劃的和偶然的，自覺的和自發的感化的总合。当我们提出教育的專門特点問題时我們仅仅指的是兒童和青年的教育，同时，包括在“教育”概念中的，只是那些以某种程度的組織性为特点及被家庭、社会或个别的社会阶级来利用，以便在一定的方向上形成青年一代的影响那些从众多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方面来的自發地給予青年一代的感化和影响的全部总合，我們都未列入教育之內，虽然这些影响在兒童和青年的發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与發展的，并仅仅为人类社会所特有。教育与动物本能的撫养其幼子的表現是有根本区别的。只有资产阶级的进化論者才看不到这种根本的区别。

教育生活的必要性，对任何社会來說，都是产生于物質財富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是教育在一切历史时代都有某些相似的特点与特征的基础。

教育，从其总的形态上看，是不依賴它所生存的具体历史条件而独立的，是不依賴它的部落的、国家的、民族的和其他的区别而独立的，是抽象的概念。但是，一般地象“生产”概念一样，象“生产力”概念是不依賴其具体的历史的体现而独立，是必須的科学的抽象一样，“教育”概念一般地也是必須的科学的抽象。并且，这是反映着教育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型所具有的共同特点的科学抽象。

任何社会的教育都包括：“表现为对兒童的飲食和預防外来有害現象的照护；使兒童与周圍世界建立初步联系；以語言这个与人交往的有力工具武装兒童；向青年一代傳授并用某种形式使他們掌握生产劳动的經驗、社会傳統和行为规范；”向青年一代的头腦中灌輸某种思想体系。作为教育組成部分的学校教养，即向青年一代傳授并使他們掌握科学知識、技能的体系，是产生在历史發展的高級阶段上。

教育，从其总的形态上看，不管具体的历史条件如何，都是

青年一代身心發展的工具，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保證老年一代與青年一代間繼承聯系的手段。

M·И·加里寧說過：“依我看來，教育是對被教育者的心理上的確定的，有目的的和系統的感化，以便使他們養成教育者所期望的品質。我以為這樣的措詞……大體上包括了我們所加在教育概念中的一切內容：如培植一定的世界觀、道德和人類公共生活的規則，造就一定的性格和意志的特征、習慣和興趣，發展一定的體力本質等等。”

決定作為社會現象的教育本質的、主要的是在對被教育者心理上所施行的影響是為了什麼目的，在什麼方向上發展着青年的身心——在退化、殘害，在由資本主義分工形式所產生的職業上的愚昧方向上，或者是在人的個性全面發展的方向上，在克服那由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脫離所產生的怪異的片面性的方向上。是借助教育來形成暴徒——美國式的法西斯暴徒——呢，或者是形成積極的自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與保衛者；教育是充作壓迫勞動群眾的工具呢；或者是充作提高勞動群眾文化的工具——問題的本質就在這裡。

在這方面，共產主義教育在原則上是根本地區別於資產階級教育的，正象區別於先前存在過的其他一切社會教育形式一樣。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要求我們去揭發各種現象在歷史發展的各階段，時代和時期中的特性和本質的特點。它要求不要使一般現象去掩蓋、也不要通常的同義反復去塗抹特殊的和個別的現象的專門特點。當然，它也預先警告另一種危險——使特殊的及個別的現象與普遍現象脫離的危險。

作為任何社會生活所必要的教育，與在社會存在的一切時期都起作用的，屬於社會現象的語言有某種共同之點。兒童的教育和語言一樣，是與社會的產生和發展同時產生和發展着。但是，實際來說，教育與語言相似之處也就限於這點。

斯大林同志在“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中說道：

从普式庚时代起已经变换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但是语言在这个时期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语言是继续发展了。教育在这个同一时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共产主义教育在其全部形式上，都与昏暗的农奴制关系时代，与尼古拉一世君主专制时期的教育有天渊之别。

教育与语言相区别的那个事实，在敌对社会中是具有阶级性的，并在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时发生相应的变化。把教育与语言完全雷同起来的任何企图都是谬误的。

一俟社会分解为敌对阶级时，教育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阶级斗争愈采取有组织的和自觉的形式（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就愈被当作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来利用，以影响青年一代。

作为资本家阶级手中工具的资产阶级国家；把一切有组织的教育形态，首先是各级学校都服从于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国家确立对全部私人的和社会的教育机关的监督，并建立自己专有的强大的“教育”机器——分布在各处的学校和校外教育机关网；广泛地利用印刷、电影和无綫电；建立儿童和青年的组织。这个整套机器都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情况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给教育的本质带来决定性的改变。

全部国立的教育体系以及全部私人的和社会的教育机关的使命。一般地都变成不是培养青年一代去社会生活和劳动，而是培养有产者的子女去充当社会中的统治剥削阶级指挥人员的角色，而劳动者的子女则去从事生产劳动，去为剥削者工作。这是一切剥削社会的标本的现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教养是受统治阶级垄断着。无论是一般的教养和职业的教养都成为使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大脱离的工具；加深体力与智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性的工具。甚至普通的初等教育从其出现时起，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就力图把它“……引导到去为资产阶级训练顺从而伶俐的奴僕，资本意志的执行者和奴隶，从来也

不想使學校成為培養人的個性的工具。’^①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語言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同樣地替社會一切階級服務並在這方面表現出對各階級是一視同仁的。語言的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不可能被某個階級的努力所根本改變、破壞和消滅。這就是區別於其他社會現象，尤其是區別於上層建築的語言的專門特點之一。教育，是和語言不同的，它不可能同樣地替社會各階級服務並在這方面表現出對各階級一視同仁。

個別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同行語不能發展成為獨立的語言，不能代替和排除對於全社會統一的民族語言。階級的語言是不存在的。然而，在階級社會中的教育卻有顯著的階級性。斷言教育也象語言一樣表現出無區別地對待各階級，是大錯特錯。沒有內容的教育是不存在的，無論如何，任何教育都是有內容的，而不是某種“一般”過程，不可能表現出對各階級一視同仁。甚至於閱讀、書寫、計算和勞動技術的訓練都和傳授科學基礎知識一樣，是根據一定的世界觀進行的。

某些人認為，教育之所以接受階級性，是因為各階級在其鬥爭中利用它之故，它本身對各階級是無差別的。但是，這是空洞的字句遊戲。當斯大林同志指出階級極力想利用語言為自己利益服務，強迫語言接受自己的特殊的字彙、自己的特殊的用語時，他指的是為社會所創造的具有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的一定的語言。然而，當階級利用語言為自己利益服務時，它不能創造自己的、有特殊的文法構造和詞彙的語言。我們在教育領域中所看到的則完全是另一種情形。在階級社會中，不存在為社會所創造的、具有自己的穩定的基礎、自己的原則和方法武庫的，脫離階級而獨立的教育，因為階級在把教育當作階級鬥爭的工具利用以前，就規定教育的目的和任務，制訂原則，建立強大的教育機器，並為施行這種教育而挑選和培養忠實於它們（階級——譯註）

① 列寧全集，第四版，二十八卷386頁。

的教育工作干部。

甚至于教育的最起碼的部分——对兒童的照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对青年一代照护的內容、範圍、形式和組織，在社会發展的各种不同阶段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在苏維埃社会主义社会中对兒童的照护与关怀，是絕不能与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对兒童的照护相提并論的不必說，教育的其他一切因素本身也都帶有人类社会發展的該阶段的痕跡。

但是，如果說教育按其具體內容、範圍、組織、延續時間和在心理上感化被教育者的方法，都經常地不只發生量的变化，而且也發生質的变化，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列宁說教育是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疇呢？为要正确地理解列宁对这个問題的意見，就必須从列宁思想的全部行程中，并一定与列宁关于教育問題的其他意見联系起来，去研究他的原文。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書中，在揭露自由主义的民粹派首領米哈依洛夫斯基时，在揭露他的主觀唯心論和他所說遗产制度是与兒女生产及兒女教育联系着的形而上学的議論时，写道：“的确，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說遗产制度是与教育兒女，与兒女生产心理等等联系着的議論，难道不就是說遗产制度也与教育兒女一样，是永恒必要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現象嗎？”^①列宁說明米哈依洛夫斯基的形而上学的根源，是因为它‘把历史上一个一定的社会形态（即以交換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中的范疇和上層建筑物，当作是好似教育兒女和“直接”兩性联系一样普遍永恒的范疇。’^②如果要考虑到列宁随后所講的关于教养和教育的历史性質，关于剝削社会中学校教育的階級性的那些意見，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只有那一种意义，就是教育和直接的兩性联系一样，是与遗产

① 見列宁文选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110頁

② 同上第112頁。

制度不同的，教育是保證任何社會一代代的接替和繼承的生活必要條件之一，教育在其起碼的形式上，在其對兒童照護的形式上，是保持人類種族所必要的條件，而遺產制度則是人類發展的一定時代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從列寧的言理中得不出也不可得出任何其他的結論。列寧在自己的許多關於教育、學校和青年教育問題的言論中，都以全力強調教育、教養和教學的歷史性質。他極明確地揭發了資產階級社會中學校教育的階級性。

列寧在上述意義上所說的教育是永恒的和普遍的範疇意見，並沒有給予任何根據把教育中的某種“永恒的”所謂穩定的因素提到教育學首要地位。教育科學如果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永恒的而不是集中在歷史的性質上的話，那麼、除了平凡的真理以外，它將發見不出任何東西。

作為社會現象的教育，是服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但是也具有自己所特有的專門的規律，這些規律是從人在其童年和青年時期，在各方面最猛烈的成長時期的身心發展中所產生的。兒童和青年的年齡特點向教育手段、教養資料、教育和教學的方法與方式的選擇提出一定的要求。青年一代的年齡特點在整個教育過程中烙上一定的痕跡。“甚至在教育的各階段上確定具體教育目的和任務時，都要顧及到這些特點是把教育分為各階段的根之一。

聯共（布）中央在自己的關於學校和少年兒童隊組織的決定，不只一次地指出了教育的這個特點，從而堅決要求教育機關確定教育和教學的內容、組織和方法時，照顧到兒童年齡的特點。

——摘自“關於作為社會現象的教育專門特點的爭論總結”人民教育1952年7月號15頁至17頁。

在敵對社會中各種相互排斥的教育觀點的存在，各種教育思

想和理論的存在，是因為敵對社會的經濟基礎本身包含着內在矛盾。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這就是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的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中間的鬥爭，也產生出這些階級對教育的各種不同的觀點，並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引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教育的存在與鬥爭。除此以外，還必須指出，任何一個社會形態都不是在純粹形式中存在着。其中每一個社會形態永遠都有着衰亡了的形態的殘余和新的、未來形態的萌芽。那些還在繼續掙扎並反對取得了勝利的新制度的、已死亡了的階級的代表也參與當代社會制度的階級鬥爭。比如，在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內部，長久地生存着封建制的殘余；而在教育領域里這些殘余也占有位置。可以指出，在革命前的俄國教養體系中，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夕，曾保存了等級學校這樣的封建農奴制的殘余。

在蘇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擺脫了階級的對立，因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而與此相聯系，屬於先前存在過的一切社會經濟形態所固有的社會意識的敵對性也被消滅了。在階級社會的數千年以後，在蘇聯在歷史上第一次創立了以統一的思想體系、統一的政治、法律、道德、藝術，哲學觀點為特徵的社會。與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相對立着的，只有那些作為已被消滅了的基礎的遺跡的，存在於許多蘇維埃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

同時，在階級敵對的社會中，統治階級所建立的教育機關是為這個階級的自私利益服務的，並向青年一代的頭腦中灌輸敵視人民的政治、哲學、倫理和美學觀點，在蘇聯整個強有力的，按其規模來說是空前未有的國家教育體系，都是替全社會服務的。在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指導着教育各部門的發展方向，廣義地說來——出版、報紙、雜誌、戲院、制片廠、從初級到高級的各種學校的設置，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對青年一代的共產主義教育，把他們培養成全面發展的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積極建設者。

保衛者，是成功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苏維埃科学原理武装我国青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培养对祖国的爱戴、对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忠实，在青年中培植共产主义道德規范和規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及新的艺术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爭取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斗争的偉大事業服务的。

——摘自“关于作为教育現象的教育的專門特点的爭論总结”人民教育1952年8月号第27—28頁。

教 育 学 是 科 学

教育学是社会科学 恩格斯把認識底整个領域划分为三大部門，把一切关于无生的自然界的、或多或少地为数学的研究所能研究的科学列为第一部門；把研究有生物的科学列为第二部門；把“按历史的順序和現代情况研究人們底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的和国家的形式以及它們意識的上層建筑，如哲学、宗教、艺术等”（恩格斯：“反杜林論”，国立政治書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83頁）的一类历史科学列为第三部門。

教育学在这个科学体系中，是属于第三部門的。在资产阶级的理論中，存在着把人类社会發展規律与动物發展規律混淆起来的观点（例如，行为主义或美国的行为心理学）。然而，恩格斯曾指明把自然的發展規律性，应用到人类社会發展史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在“費尔巴哈論”里說道：“但是，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同的。就是：在自然界中……活动着的……只是盲目的、无意識的力量……在这里，到处都沒有有意義的和有願望的目的……相反的，在社会史中活动着的是：有天